

抱朴子内外篇

三



抱朴子內外篇

(三)

葛洪撰

抱朴子內篇卷之九

守二

道意

抱朴子曰道者涵乾括坤其本無名論其無則影響猶爲有焉論其有則萬物尚爲無焉隸首不能計其多少離朱不能察其髣髴吳札晉野竭聰不能尋其音聲乎窈冥之內獬豸猪四字据刻本如此疑傳寫誤也藏本猪猪作涉疾走不能迹其兆朕乎宇宙之外以言乎邇則周流秋毫而有餘焉以言乎遠則彌綸太虛而不足焉爲聲之聲爲響之響爲形之形爲影之影方者得之而靜負者得之而動降者得之而俯昇者得之以仰強名爲道已失其真況復乃千割百判億分萬析使

其姓號至於無垠去道遼遼不亦遠哉俗人不能識其太初之本而修其流淫之末人能淡默恬愉不染不移養其心以無欲頤其神以粹素掃滌誘慕收之以正除難求之思遣害真之累薄喜怒之邪滅愛惡之端則不請福而福來不禳禍而禍去矣何者命在其中不繫於外道存乎此無俟於彼也患乎凡夫不能守真無杜遏之檢括愛嗜好之搖奪藏本馳騁流通有迷無反情感物而外起智接事而旁溢誘於可欲而天理滅矣惑乎見聞而純一遷矣心受制於奢玩情濁亂於波蕩於是有傾越之災有不振之禍而徒烹宰肥腍沃醑醪醴撞金伐革謳歌踴躍拜伏稽

顙守請虛坐求乞福顧冀其必得至死不悟不亦哀哉若乃精靈困於煩擾榮衛消於役用煎熬形氣刻

削天和勞逸過度而碎首以

藏本無此字

請命變起膏肓

而祭禱以求痊當風臥濕而謝罪於靈祇飲食失節而委禍於鬼魅蕞爾之體自貽茲患天地神明曷能濟焉其烹牲罄羣何所補焉夫福非足恭所請也禍非禋祀所禳也若命可以重禱延疾可以豐祀除則富姓可以必長生而貴人可以無疾病也夫神不歆非族鬼不享淫祀阜隸之巷不能紆金根

藏本作銀非

之

軒布衣之門不能動六轡之駕同爲人類而尊卑兩絕況於天神緬邈清高其倫異矣貴亦極矣蓋非臭

鼠之酒肴庸民之曲躬所能感降亦已明矣夫不忠
不孝罪之大惡積千金之賂太牢之饌求令名於明
主釋憊責於邦家以人釋人猶不可得況年壽難獲
於令名篤疾難除於愆責鬼神異倫正直是與冀其
曲祐未有之也夫慚德之主忍詬之臣猶能賞善不
須貸財罰惡不任私情必將修繩履墨不偏不黨豈
況鬼神過此之遠不可以巧言動不可以飾賂求斷
可識矣楚之靈王躬自爲巫靡愛斯牲而不能却吳
師之討也漢之廣陵敬奉李頌按頌當作須事見漢書武五子傳傾竭
府庫而不能救叛逆之誅也孝武武舊誤作文今校正尤信鬼
神咸秩無文而不能免五柞之殂孫主貴待華嚮封

以王

藏本作往非

爵而不能延命盡之期非犧牲之不博

碩非玉帛之有

按此下疑有脫文

豐醲信之非不款敬之非

不重有丘山之損無毫釐之益豈非失之於近而營

之於遠乎第五公誅除妖道而既壽且貴宋廬江罷

絕山祭而福祿永終文翁破水靈之廟而身吉民安

魏武禁淫祀之俗而洪慶來假前事不妄

按妄當作忘

將

來之鑒也明德惟馨無憂者壽嗇寶不夭多慘用老

自然之理外物何爲若養之失和伐之不解百病緣

隙而結榮衛竭而不悟太牢三牲曷能濟焉俗所謂

按當有脫字

率皆妖僞轉相誑惑久而彌甚既不能修療

病之術又不能返其大迷不務藥石之救惟專祝祭

之謬祈禱无已問卜不倦巫祝小人妄說禍祟疾病
危急唯所不聞聞輒修爲損費不訾富室竭其財儲
貧人假舉倍息田宅割裂以訖盡篋櫃倒裝而無餘
或偶有自差便謂受神之賜如其死亡便謂鬼不見
赦幸而誤活財產窮罄遂復飢寒凍餓而死或起爲
刳剝或穿窬斯濫一本作或縱而爲穿窬非喪身於鋒鏑之端自
陷於醜惡之刑皆此之由也或什物盡於祭祀之費
耗穀帛淪於貪濁之師巫旣沒之日無復凶器之直
衣衾之周使尸朽蟲流良可悼也愚民之蔽乃至於
此哉淫祀妖邪禮律所禁然而凡夫終不可悟唯宜
王者更峻其法制犯無輕重致之大辟購募巫祝不

有止者刑之無赦肆之市路不過少時必當絕息所以令百姓杜凍飢之源塞盜賊之萌非小惠也曩者有張角柳根王歆李申之徒或稱千歲假託小術坐在立亡變形易貌誑眩黎庶糾合羣愚進不以延年益壽爲務退不以消災治病爲業遂以招集姦黨稱合逆亂不純自伏其辜或至殘滅良人或欺誘百姓以規財利錢帛山積富踰王公縱肆奢淫侈服玉食妓妾盈室管絃成列刺客死士爲其致用威傾邦君勢凌有司亡命逋逃因爲窟藪皆由官不糾治以臻斯患原其所由可爲歎息吾徒匹夫雖見此理不在其位未如之何臨民官長疑其有神慮恐禁之或致

禍祟假令頗有其懷而見之不了又非在職之要務
殿最之急事而復是其愚妻頑子之所篤信左右小
人並云不可阻之者衆本無至心而諫怖者異口同
聲於是疑惑竟於莫敢令人扼扼舊誤作振今校正腕發憤者
也余親見所識者數人了不奉神明一生不祈祭身
享遐年名位巍巍子孫蕃昌且富且貴也唯余亦無
事於斯唯四時祀先人而已曾所遊歷水陸萬里道
側房廟固以百許而往返徑遊一無所過而車馬無
頗覆之變涉水無風波之異屢值疫癘當得藥物之
力頻冒矢石幸無傷刺之患益知鬼神之無能爲也
又諸妖道百餘種皆煞生血食獨有李家道無爲爲

小差然雖不屠宰每供福食無有限劑市買所具務於豐泰精鮮之物不得不買或數十人廚費亦多矣復未純爲清省也亦皆宜在禁絕之列或問李氏之道起於何時余荅曰吳大帝時蜀中有李阿者穴居不食傳世見之號爲八百歲公人往往問事阿無所言但占問顏色若顏色欣然則事皆吉若顏容慘戚則事皆凶若阿含笑者則有大慶若微歎者即有深憂如此之候未曾一失也後一旦忽去不知所在後疑作復有一人姓李名寬到吳而蜀語能祝水治病頗愈於是遠近翕然謂寬爲李阿因共呼之爲李八百而實非也自公卿以下莫不雲集其門後轉驕貴不

復得常見賓客但拜其外門而退其怪異如此於是
避役之吏民依寬爲弟子者恒近千人而升堂入室
高業先進者不過得祝水及三部符導引日月行炁
而已了無治身之要服食神藥延年駐命不死之法
也吞氣斷穀可得百日以還亦不堪久此是其術至
淺可知也余親識多有及見寬者皆云寬衰老羸悴
起止咳噫目瞑耳聾齒墮髮白漸又昏耗或忘其子
孫與凡人無異也然民復謂寬故作无異以欺人豈
其然乎吳曾有大疫死者過半寬所奉道室名之爲
廬寬亦得溫病託言入廬齋戒遂死於廬中而事實
者猶復謂之化形尸解之仙非爲真死也夫神仙之

法所以與俗人不同者正以不老不死爲貴耳今寬
老則老矣死則死矣此其不得道居然可知矣又何
疑乎若謂於仙法應尸解者何不且止人間一二百
歲住年不老藏本作死然後去乎天下非無仙道也寬但
非其人耳余所以委曲論之者寬弟子轉相教授布
滿江表動有千許不覺寬法之薄不足遵承而守之
冀得度世故欲令人覺此而悟其滯迷耳天下有似
是而非者實爲無限將復略說故事以示後人之不
解者昔汝南有人於田中設繩罾以捕麀按此下有脫文風俗
通怪神篇鮑君神李君神石賢士神與以下三條事同而文異難用相補今姑闕之以仍其舊而去
猶念取之不事其上有鮑魚者乃以一頭置罾中而

去本主來於胷中得鮑魚怪之以爲神不敢持歸於是村里聞之因共爲起屋立廟號爲鮑君後轉多奉之者丹楹藻梲鐘鼓不絕病或有偶愈者則謂有神行道經過莫不致祀焉積七八年鮑魚主後行過廟下問其故人具爲之說其鮑魚主乃曰此是我鮑魚耳何神之有於是乃息又南頓人張助者耕白田有一李栽應在耕次助惜之欲持歸乃掘取之未得即去以濕土封其根以置空桑中遂忘取之助後作遠職不在後其里中人見桑中忽生李謂之神有病目痛者蔭息此桑下因祝之言李君能令我目愈者謝以一狔其目偶愈便殺狔祭之傳者過差便言此樹

能令盲者得見遠近翕然同來請福常車馬填溢酒
肉滂沱如此數年張助罷職來還見之乃曰此是我
昔所置李栽耳何有神乎乃斫去便止也又汝南彭
氏墓近大道墓口有一石人田家老母到市買數片
餅以歸天熱過蔭彭氏墓口樹下以所買之餅暫著
石人頭上忽然便去而忘取之行路人見石人頭上
有餅怪而問之或人云此石上當作土有神能治病愈
者以餅來謝之如此轉以相語云頭痛者摩石人頭
腹痛者摩石人腹亦還以自摩無不愈者遂千里來
就石人治病初但雞肋疑作肱後用牛羊爲立帷帳管
絃不絕如此數年忽日前忘餅母問之乃爲人說始

無復往者又洛西有古大墓穿壞多水墓中多石灰石灰汁主治瘡夏月行人有病瘡者煩熱見此墓中水清好因自洗浴瘡偶便愈於是諸病者聞之悉往自洗轉有飲之以治腹內疾者近墓居人便於墓所立廟舍而賣此水而往買者又常祭廟中酒肉不絕而來買者轉多此水盡於是賣水者常夜竊他水以益之其遠道人不能往者皆因行便藏本或持器遺遣當作信買之於是賣水者大富人或言無神官申禁止遂填塞之乃絕又興古太守馬氏在官有親故人投之求恤焉馬乃令此人出外住詐云是神人道士治病無不手下立愈又令辯士遊行爲之虛聲云能

令旨者登視蹕者卽行於是四方雲集趨之如市而

錢帛固已山積

二字舊誤
倒今校正

矣又敕諸求治病者雖不

便愈當告人言愈也如此則必愈若告人未愈者則
後終不愈也道法正爾不可不信於是後人問前來
者前來輒告之云已愈無敢言未愈者也旬日之間
乃致巨富焉凡人多以小黠而大愚聞延年長生之
法皆爲當作虛誕而喜信妖邪鬼怪令人鼓舞祈祀
所謂神者皆馬氏誑人之類也聊記其數事以爲未
覺者之戒焉或問曰世有了無知道術方伎而平安
壽考者何也抱朴子曰諸如此者或有陰德善行以
致福祐或受命本長故令難老遲死或亦幸而偶爾